

文 學 叢 刊

野 鳥 集

焚

蘆

有版權

實價三角五分

野鳥集

蘆荃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

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五集
共六十冊

夢之谷 砂丁 憎恨 苦難 牛車上 生人妻 野鳥集 鹽的故事

蕭乾 巴金 端木蕻良 沙汀 蕭紅 羅淑 蘆荃 寒先艾

遠天的冰雪 草原上 兒童節 十月十五日 竹刀 刻意集 原野 無題草

靳劉羅蕭陸何曹曹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前言

雖然也寫過幾篇小說，按實講來我是不會寫的，也不曉得小說究竟應該怎樣寫法。近來有一位批評家，忽然注意到我，說是我的小說的特質之一是諷刺了。對於這種看法，我不大明白，那大概是因為看見其中帶的有刺罷。然而這看法，我以為也只是一種看法，不能作為定論的，因為我並不善于諷刺，也不特別喜歡，只是有時的確忍耐不住。我的愛人類，同專門製造同情的人相比，自然要差的遠了，因為是還看見弱點同缺陷。大約也就因這緣故，有人又以爲我在鞭策世人。其實我那里配呢，不過是在那里擺着的事實，我把自己看見的一部分指給大家看罷了。有時這看見的——我覺得——又過于悲慘，不忍把他們赤裸裸的擺出去示衆，也不想讓別人明白白的看見，于是便偷偷的塗上笑的顏色。這結果卻是和寫批評的人開了一個

小小的玩笑。

我不清楚外國的批評家怎樣，中國的批評家的胃口的確是很窄，一看見自己不順眼的東西就覺得不舒服。因為有刺，教訓也就跟着來了，說是以後能够心平氣和才好。不過我也有我的意見，假如心平氣和的只有作家或自命的作家與學者或自命的學者，那我實在只是半殖民地的土人。我也毀壞紙料，可不就是爲了毀壞紙料活着；也愛自由，並不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的捐客；也喜歡美麗、和平、單純等等，要將自己送進暖房的心卻還沒有。

雖然並不特別喜歡諷刺，然而也惹出麻煩來了。或人問我爲什麼不諷刺自己，是以爲我待自己太寬，又對別人太苛，以爲我是專門在諷刺人的人了。對於這種看法，我也不大明白。要說的是我依舊有我的意見。我以爲寫小說的人縱然諷刺到自己，也是當作人類的弱點下手的；假如僅僅是爲了改悔要使自己吃苦，那就用不着告訴別人，也用不着再寫，自己一聲不響的逕去吃苦好了；否則就成了對着觀衆，擺

住自己的耳朵打兩個嘴巴的小丑。雖然打了嘴巴，看起來也許很幽默，但不過是拿住自己向看客開開玩笑，而小丑也依舊是小丑。至于我自己，是從來不敢責備人的，小說也決不是爲着諷刺才寫。我自己很淺薄，對於諷刺的方法從不會想要加以研究，卻也還不至于將小說看做挾嫌報復或戒以成仁的法寶，同時也希望不要神經過敏，以爲這里擺着一塊針氈。要不然，自己先弄得見神見鬼，是要出毛病了。

話雖如此，我的小說可依舊寫的不好。在給一位自稱爲『陌生的』先生的信里，我說：

從生活中既沒有新的發見，說到思想，也沒有獨創的見解。

這里的『生活』是廣義的，不單指吃飯睡覺。所說的自然是我自己，同忽然有了『自信』而在那里得意洋洋的文士們無關。也並非存心要揖讓謙遜，實際是對於自己的手藝，從來就不覺得有什麼地方能够滿意起來。我未嘗不想寫『理想的英雄』，

也不是不想寫『偉大的史詩』，無奈可憐的很：我的能力還差的很遠。本集共收小說五篇，都是毫無獨創性的東西，其中有的也有刺，要聲明的是並不是它們的『特質』。但是這里我不想多說，原因是在可能之前，我還要默默的活着。對於自己，我仍舊不願意解釋。所以題名野鳥，那是兩年前在一本紅口青面的手冊上面，忽然翻出也不知怎樣記下來的幾句話。

天下有八哥也有野鴨，

都有着羽翼會飛的，

不管是美是醜

讓它飛罷。

這幾句話，記得當時是爲着小說里的人物寫下來的，恐怕是也碰着釘子了。現在要從其中取得書名，雖不免有解嘲的嫌疑，而自謂不大高明也很顯然，同書的內容並

無密切關係。不過這是兩年前的事，是否還含着別的意思，假如有人執著的要問，『是的，爲什麼叫做野鳥的呢？』我也將不得不這樣問我自己。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記於大悲閣。

末路

某年的十月，北京
是一間斗室。這房子在
右邊的牆下擺着眠床
年屬於一家前代的書
園。這事件發生以後，
是公寓里的夥計，但山
大的晦氣並沒有臨到
國家公僕，還來了兩間
以看得出並不是什麼

帶着不幸的神情吃酒去了，或者竟也許是另外去搜尋線索。檢驗的時候，屬都不在北京，所以只有他生前的情婦到場。那情婦的名字叫做韓蕙蘭，立的聞名于世的『野鷄大學』的學生，年紀約在二十七歲左右的女人。的當時，據說她是和死者同坐在沙發上；他正合了眼，腦袋無力的枕着背，聲響了。兇手是從後面的窗外放的槍，前後共發三彈：連續的兩聲同約停光景的最後的一聲。檢驗的結果，證實與所說的情形也完全相符，前胸、脇、彈洞各一，是從斜右方射來，深入內部去的。假如推測的不錯，那最初所瞄胸部，死者在挨了第一槍後，由于直接的恐怖心理，或者是由于內部的反，有過一下極猛烈的掙扎，因此第二槍便射中右脇。而最後的一槍，顯然是特爲他計算定了的要命的打擊。

沒有人知道死者的真的姓名。雖然公寓的簿籍上登錄作許永年，但他的親父爲他選定的名字，甚至也不是他父親的姓。此外他還有着綽號，

的人，也只有很少的幾個還記得它了，那就是劉太歲。他生着很沈重的眼皮同青青的短髭，身軀的魁偉，即使是在驗屍的檯子上擺着，這漢子，也還能看得出他的像貌是那樣的馴，內部又充滿着永遠不會枯竭的野性的力。然而這種種是都不會再成問題了的，他在那里橫着，已經完完全全的死掉。在他的死前，也就是當他還活着的時候，苦痛確曾折磨過他，恐怖是已經完全把他毀了。據公寓里的人說，他徹夜不會睡覺；他走着，不停的在他的房子里走着，好像野獸在它的欄籠里走着。他大量的吸着毒性的煙，燒乾了舌頭同喉嚨；他的臉蒼白到發出青色；他的眼也腫得通紅，但是依舊不能去睡。他面對着牆壁坐着，他將自己跌到沙發里，他爬到床上，用枕頭埋住自己的臉，所試用過的不管是怎樣的方法都不能使他安靜。他到處都看見那一雙眼：床上，棹上，已經塌下去的沙發上，塗着白粉的牆上。當他望着窗戶的時候，他覺得那眼正緊緊的貼到玻璃上面，毫不放鬆的在向他窺伺。他像鴛鳥似的用被窩將頭包了起來，又覺得那眼是正眈眈的從上面釘着他，甚至連枕絮里也都藏着那可怕

的眼。

『唉唉，你魔鬼的眼哪……我要死了！』他苦痛的喃喃着，憤怒卻又一直衝擊着他的胸膛。

是日前在高爾夫球場的門前，他忽然碰着那雙眼睛。那遮蓋着長眉毛的眼，立刻就認出來了，那是追獵者的眼，那是獸類之中食肉類的眼。同那眼，他覺得是非常相識。於是把這意思告訴了韓蕙蘭。

『呸，你是怎樣的劉太歲呀！你見你的鬼了！』那時她譏諷着他，說是人到倒運的時候，便是看見自己的影子也會害怕。

近來也確實倒運。然而他是曾經做過偵探的人。他還做着中學生，已經曉得怎樣爲自己在學生會里弄到一個位置，並且和當地的駐軍有着來往。他也住過大學，卻不是那些坐在課堂上聽講的獸子。他不願意寫那些無謂的筆記。他覺得離開畢業的時間太遠；其實即使畢業，即使能找到事情，也很乏味，他是不會安于平淡和寂

實因此他還做着革命工作。只是時機一到，『誰甘心沒有希望的嚼這樣的菜根！』他想，便把自己的同志出賣了。領到一隻手槍，最重要的是兩封花邊，吃了幾次館子，還跑了幾趟八道胡同。於是，『好捉呀，媽媽的！』這麼着，那特派的什麼員，那小鬍子，那瘦傢伙，那大塊頭，那……總而言之，全都變成了花邊。『你真够漢子，兄弟！』警察局長拍着他的肩膀，竟把他當作朋友看待。這樣同要人呼兄稱弟，就連骨頭也都輕鬆，是穿着『登雲鞋』的一般。今天還在北京，明天便忽然到了天津，匆匆的半年過去了，能抓到的人已經捉盡，——不，有是還有着的，不幸的是那幫小子也不是專門等待着死亡的愁大，——這就來了撤差。即使撤差，怎奈他依舊是一名偵探。是前天夜戲剛剛散場的時候，他們夾在看客中間走出戲院，一眼就又發見了那雙眼睛。

『哎呀！』他抑制着自己，但是幾乎喊出來了。

那人立在戲院的出口外面，正在以炯炯的目光向着人叢掃來掃去。他拉住韓

蕙蘭走進旁邊的煙紙店，那人似乎也在後面跟着。他發抖了，臉也蒼白了。他不敢回頭去看，那眼似乎像『勃朗甯』的管口，也許當真有一管『勃朗甯』在向他瞄準，隨時都可以打穿他的胸膛，打穿他的腦袋，打穿他的心的。

『你是怎麼啦？你的臉白的像紙一樣。』他們走出煙紙店時，韓蕙蘭驚異的望着他。

『不要說話。』他呻吟似的說，『我的皮夾……』

他不知道皮夾是拿在自己的手里，還以為是忘記到煙紙店里的。但在這時，那人卻忽然看不見了。

那漢子，他似乎在很久以前就認識，總記不起來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確信是在釘他的梢，也許自撒差以後，也許是更久以前，從天津追下來的；看情形，關於他的住址以及極瑣碎的行動，是都已調查清楚，他們只在爲他選擇最後的時刻。

『哦，我要死了……』他反復的咕嚕着。『可是，爲什麼我必須要死呢？』



他傾聽着，傾聽着外面是不是有人走動。午後三時已經過了。明亮的陽光從右首照着窗紙，並——穿過嵌鑲的玻璃——照着垂下的窗幔。庭院里，落葉發出沙沙的響聲，此外便是午夜一般的沈寂。什麼也沒有聽見。他覺得此地是如此荒涼，那喊聲好像落到荒原上去了。

正當這時，房門意外的被猛烈的撞了一下。

『誰呀？』他驚駭的喊着，本能的向後退了一步，同時還用手掩護住胸部，做出保衛自己的姿勢。

『您是要洗臉嗎，許先生？』公寓里的夥計在外面應道。

『你爲什麼不進來？』

『門還鎖着呢，許先生。』

『你爲什麼要開門？』

『是您喊我呀！』

失了上

他們

號的

就開

樣的

屋當

頭悄

梢上

也不

待着

還有着更苦惱的預感，他已經沒有走出這斗室的希望了，當他活着的時候，他蹣跚着，像被圍困的野獸般蹣跚着，想不出一條可走的出路。那頭沈重的壓在肩上，直壓得他透不出氣來。

『唉，唉，你這笨蛋！』他如同驟然看見一線光亮，極輕快的嘆息着說，顯然是想起什麼辦法來了。于是又喊道：『夥計，夥計，夥計！』

是的，他要用電話報告警察當局，請他們派人將那幫不安分的傢伙捉將起來，至少也可以保護他逃出這要命的地方。他確信局長大人決不會忘記過去的交情，讓他等待着被人家宰殺。

『什麼事呀？』

夥計來了，一路上不住的在咕嚕着。

『外面就只有你自己嗎？』

『是的！』